

学
府
年
选

2004 年

曹文轩 邵燕君 主编

最佳小说选 [下册]
点评本

2004NIAN

ZUIJIA XIAOSHUO XUAN

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编选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最佳小说选(上下册)/曹文轩,邵燕君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.5

(学府年选)

ISBN 7-301-08831-0

I .2… II .①曹… ②邵… III 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 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9734 号

书 名: 2004 年最佳小说选(上下册)

著作责任者: 曹文轩 邵燕君 主编

责任编辑: 高秀芹 赵 婕 魏冬峰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8831-0/I·0725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53 印张 810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(上下册)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目 录

下 册

托尔斯泰围巾	池 莉(417)
出门寻死	方 方(485)
暗扣	袁 远(547)
啊,北京	徐则臣(606)
煲汤	界 愚(662)
狗皮袖筒	孙惠芬(694)
碎玻璃	李 浩(711)
父亲的黄昏	墨 白(729)

存目推荐作品点评

麻钱	宋剑挺(763)
找啊找	王祥夫(764)
长发	张 楚(764)
寻父记	艾 伟(765)
海瓜子,薄壳儿的海瓜子	须一瓜(766)
国旗	朝 阳(766)
好人如何,坏人又如何	刘 春(767)
食堂	邓宏顺(767)
宝莲这盏灯	丁伯刚(768)
金地	杨怡芬(769)

水缸里的月亮	盛 慧(769)
飞来的村庄	夏天敏(770)
老爸贵干	何 文(770)
随风飘散	阿 来(771)
英格力士	王 刚(772)
上塘书	孙惠芬(773)
迷谷	苏 炜(774)
米调	苏 炜(775)
缺口	纪 尘(776)
一团结	谭 华(777)
榜外受关注作品点评	(778)
论坛成立一周年记(代后记)	邵燕君(815)
编后记	高秀芹(822)

托尔斯泰围巾

池 莉

1

天若有情天亦老,这话说得是真狠,每次默默读过,心口必定一阵堵,眼睛缓缓扫过天空大地古今人寰,人却只会久久无言;原来一句话,几个字,也是一种大世面。

少年时候,心与目光,都有翅膀,且直通通地长在外面,看不见自己居住地,一心一意要出门,远方是理想,外面才有风雨和知识,出门才叫见世面。想我十七岁出门,那派干脆利落,那副冷面无情,头不回,心思也不回,一点牵连,半点离情,都是没有的。从此出门,千里万里地远走,一次又一次。只是在远走的过程中,许多疑惑,也就渐渐丛生。释迦说:如来者,无所从来,亦无所去,故名如来。这句话,是要人悟的。多年之后,有一天,忽然发现,自己城市的雨,是最狠的,那是1995年夏天的雨,狠得你终生难忘。想我少年狷傲,野心勃勃,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;奔跑了万千里,蓦然觉出,自己还是走在自己的小路上,绊倒自己的,都是自己的无知。不过,若与这无知有了一次邂逅,人也就平添一次无言之省:原来语和言、文和字,与真实的风雨雪霜相比,风雨雪霜更是一种大世面。

2

1995年,我居住在汉口,一个叫做花桥苑的生活小区。那生活小区只

有四栋公寓楼,楼高八层,中间围成一块广场。在广场上游弋的,主要是带孙子的老人、学龄前小孩子,胖丫和狗。上班的人们,经过广场,大多都是匆匆忙忙的,间或扯扯衣角,正正领带,也有人忽然发现皮鞋沾了灰,便提起脚,往另一只裤腿上蹭蹭——灰尘还是在自己身上。

小区南面,通向大街,院子大门口砌了间平房,作为门房传达;有很久以前的来信,无人领取,别在窗户的防盗网上,风吹雨打,一任字迹渐渐模糊了去。

小区北面,借接了围墙的一面,建造了一个阔大的自行车棚。棚内间隔了一间房子,由守棚的寡妇张华和她的女儿胖丫居住。张华的丈夫是建筑工人,在这个小区建筑的时候,建材仓库失火,他英勇扑救,牺牲了自己。据说全靠了张华的跑,她死去的丈夫才获得烈士称号;张华自己,也就得到了烈士遗孀的待遇,民政局安排她在花桥苑工作:管理自行车棚兼管理小区卫生环境。胖丫帮母亲做事,修剪和维护花桥苑的花坛。胖丫有病,无名肥胖,人也憨憨糊糊,十六岁大姑娘,只是和小孩子追逐玩耍。张华是一个极能干嘹亮的女人,把人家的旧沙发桌子捡来,棚内摆了一套,棚外也摆了一套;她们母女,春秋坐在棚外,冬夏坐在棚内,择菜,洗衣,吃饭,晚上看电视。午后常常也有妇女来,与张华打麻将,或者说闲话。她们的闲话,说得无比喧闹,铁皮的棚顶震动嗡嗡,一个个哈哈打过了河。张华不仅能说会笑,还敢穿戴,耳垂上挂金耳环,手指上戴金戒指,口唇涂得红嘟嘟,长年都穿花裤子;条条裤子都鲜亮明艳,五彩斑斓,又酷爱吃辣,动辄辣得咬牙切齿,口红便残缺污浊,叫人惨不忍睹。每逢下午下班回家的高峰时间,却正是张华吃晚饭的时候。大家的自行车纷纷进棚,个个看见张华都想躲闪;这张华却偏是要迎上去打招呼,因为这是她的工作。张华端着饭碗,一边大肆咀嚼,一边安排每辆自行车的位置。自行车放妥之后,人们逃回家里,与家人吃饭说笑,都少不得说到刚刚看见的张华,便牙痒痒,说:“这个张花裤子啊!”

这个张华,将打气筒摆在大路边,旁边丢一只搪瓷碗,人们给自行车打一次气,就扔一毛钱进碗里;扔的多是镍币,咣当的一声响,张华看也不看;一天到晚,天黑透了,胖丫就去收了碗里的钱,倒进一只布手袋里;这只布手袋,昼夜都挂在自行车棚大门的框上,张华依然也不去看,也不去数,三

日五日,只管摸出一把,去买小菜,金钱无论多少,都看它是过眼云烟,真正有一种大气。还有,对于女儿胖丫,若是别的女人养了这样的孩子,不知道会愁成什么模样;这胖丫,正面看,是四挂肉;两只硕大的脸蛋和两只硕大的乳房;背后看:是两只硕大的屁股;走来走去,单单见这六挂肉在激烈弹动。花桥苑的女人,没有不怜悯胖丫的,看她走过来,女人眼睛里都要漫起一层愁雾,惟有张华例外。张华与女儿胖丫相处,好比多年老同事,眼睛里根本没有了对方的长相模样,无论怎样,一概都是没有挑剔的。她既不逢人诉苦,也不打听医方良药,更不嫌弃呵责女儿,还不自怨自艾命不好,她就是这样:自己的骨肉自己的人,一派天成,决不大惊小怪。她吩咐胖丫剪花坛,扫广场,呼唤吃饭与喝茶,都是直来直去,对事不对人。胖丫身上沾了灰尘草屑,张华也不管,断然不作慈母状去替女儿拍打掸除。惟有从张华给胖丫设计的衣着穿戴上,可以窥见做母亲的何等精心。张华给胖丫穿肥大的T恤,孕妇的大腰裤,工装裤的款式,又孩童又大方又便于活动,又还在胸脯地方严实地遮掩了一层,因此胖丫是胖,身体却从来没有露出不雅来。大城市的生活小区,家家户户都是习惯关在自家房子里头,偶然时刻,忽然袭来一阵寂静,仿佛顿时人烟荒芜,人就有一阵惊悸,瞬间手足发凉,倍感孤零;幸好有了张华的自然、敞亮与花哨,人伦道德、饮食穿戴都在天地间;她一热闹,便驱走了荒芜,人也回过神来了。

小区的四周,由铁栅栏围了一个院子;铁栅栏早已失去原来的颜色,只有斑斑锈迹;斑斑锈迹点滴地剥落着,原本也只会透出荒芜冷意,却又幸好栅栏里面,尽是杂草树木,皆生得格外葳蕤。一对白头翁,每年早春都要来;先是雄鸟,大清早的,立在杂草树木的一端,响亮地啼叫,要求恋爱;稍后,雌鸟现身,矜持地立在杂草树木的另一端,审慎端详恋人,再娇声回应;只见一颗洁白的圆圆头顶,敏感机警地弹动,这番生动,便春光浓艳盖过了荒芜冷意。树丛底下,张华的自行车棚,人来人往;一墙之隔,便是闹市;车水马龙,嘈杂噪音川流不息;白头翁们却不以为是骚扰,仍自啾唧私语,衔草结巢,生儿育女,当侥幸存在的杂草树丛为繁茂森林,就是要这样欢喜地过日子,就是要这样光明正大地繁衍生息,就是要这样地勤劳与欢乐。我家居住在八楼,正好与这些鸟儿为邻,日日面对这样的邻居,真是如见天伦。我居住在

顶楼,没有电梯,楼顶隔热板极薄,统统破损,沥青蜿蜒进屋,与漏雨的痕迹一起,垂挂在室内墙壁上,像一条条僵死的蛇,看着心里就硌。这样的顶楼房屋,自然就是夏季酷热,冬季酷冷,有风灌风,有雨漏雨。便是这样的住房,也都还是政府给予我的奖励,到哪里喊冤?最初住进来,心里要说有多么委屈就有多么委屈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,花桥苑的一切,就有了熟稔感。觉得花桥苑的人们,对于自己分得的住房,就是一种认命,好与歹,都不会去真的计较;因为是命,计较也无用;人不瞎操心,比什么都好;还是中国人老话:无祸是福。乍看起来,我们花桥苑,竟是这样一团和气,竟是这样稀里糊涂;细一分辨,其实谁都不傻,这稀里糊涂是一种世事洞明的稀里糊涂。于是,我便也随着我们花桥苑的人家,渐渐地糊涂起来了,学会往好处看:看我们花桥苑到底是在汉口的城区,看附近有很好的学校,看孩子上学近便,看家中毕竟有三间房了。偏偏你是谁?就不能受委屈?天下多少大小委屈,雨点一样落下来,谁身上都有,只是不要把委屈当委屈,心里就平和了。就这样,我在花桥苑日复一日地居住了下来,心里渐渐地静静地明白着:这也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世面了。

1995年,酷暑的一天,我们花桥苑下雨了。

我自然是见过各种雨的,但没有见过这样的雨。湖北人发狠了,是这么说话:“要叫你认得我!”这场雨,就是那种要叫你认得什么是雨的雨。

3

那天的气温,高温摄氏四十度,低温三十三摄氏度,湿度百分之九十五,晴空万里,风平浪静。关键是湿度,到了这么高的湿度,人体散热十分困难了,呼吸也就变成了短促的喘息与哈气。这样的气温已经持续了八天,城市的老弱病残开始倒毙。市场已经有家用空调出售,但是价格昂贵,还须找有关部门申办使用证书,又得交费,一般人家,皆望尘莫及。我则抄录了一句地理理论,送给孩子,贴在她的房间。如是:武汉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,四季分明,雨量充沛,年均气温十六摄氏度。我自己在无法工作的下午,就蜷缩在水泥地板上,手边放一只灌满凉水的花洒,片刻就用花洒喷洒自己一

周,以此熬过太阳最后的余烬。

那天,首先是我家皮皮发现异常的。皮皮当然也是仰天八叉躺在地板上的,它一身长长的背毛,想必更热。忽然,它警觉了起来,一个翻身,耳朵抖动,疑惑地摇晃尾巴。再一会儿,它偏起脑袋,侧耳谛听,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。“怎么哪?”我问。我也竖起耳朵,凝神细听,却没有听见任何异常动静。皮皮却一刻刻紧张起来,它虎虎游动,护卫着我,坚决要把危险拒之门外。我爬起来,来到阳台上,手扶栏杆,极目所望,只看见夕阳之下,大地燃烧着无色的烈焰,烈焰颤抖着升腾,整个城市万人万物都在烈焰中呈现一种变形的形态。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,这就是炎夏的武汉。然而,皮皮的态度越来越激烈,它冲到阳台上,挺身而出,怒吼,刨地,抖擞背毛,踞地作势,吠声已是战斗的呐喊。我相信皮皮甚于相信自己。因此,我也呆在阳台上,盲目但是非常警惕地注视着整个世界。

一会儿,世界果然起了变化。忽然地,蓝天就变得浑浊昏黄了。风来了,风像野马,失去方向,从各个方面乱蹿出来,呼啸,奔突,仓仓惶惶。随着风狂,大朵的云也失去常态,翻卷着,撕扯着,痛苦万状。天际有闪电,闷雷隐隐嗡响。这是暴风雨来了。是一场大的暴风雨。皮皮虽然只有两岁,却也是经历了两个春夏秋冬,对暴风雨应该不陌生,然而它还是异乎寻常的不安和激烈。还会有什么呢?

白头翁与麻雀们带着它们的孩子急急回巢,张华在楼下大声叫唤:“收衣裳了!收衣裳了!”话音未落,黄沙平地骤升,顿时遮天蔽日,黑暗中,一阵腥气扑鼻,紧接着的是一阵地动天摇,我家一只玻璃水杯被晃倒了,咣当一声,惊心动魄,我想这是地震了。再回头,整个城市已经完全不见,翻江倒海飞舞的,皆是尘土、树叶、禽类的羽毛、废旧塑料袋和纸片。浓重的腥气,阵阵扑鼻而过,恶心恶肺的窒息人。人正傻着,脸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鸿沟般无比阔大的闪电,眼睛白花花地瞎了;仓惶地蹲下,本能地抱住头,皮皮奋不顾身地一扑,万钧雷霆居然就从头顶直直劈落下来。家里那面有着蛇迹的墙面,轰然剥落,簌簌垮下;窗棂上的风勾,神秘无声就被扯脱,窗扇被猛烈推击,玻璃哗哗地破碎。紧接着的,却是一个巨大的黑与静,黑如洞穴,静如失聪。我带皮皮正要奔下楼去,远方却响起了鼓声,酷似我在舞台上听到过的

非洲丛林鼓,仿佛有千军万马的黑人队伍过来了。万千疑惑,不知所以;何去何从,犹豫不决,满心里都是惊吓;惊吓于这无知的一切。鼓声由远及近,清晰可辨,不容置疑,天空随着亮了起来,循声可见天地间竖立着一堵墙壁,所向披靡地移动过来,是灰白的颜色。在这一刻,无知叫人万念俱灰,惟有束手待毙了;只有皮皮仍英勇顽强,不住地跳将起来,朝这堵墙壁拼死吠叫;就在墙壁临头横压过来的那一刻,我遍体被击打、烧灼而后冰凉——才发现,这堵墙壁原来却是雨,大雨,鼓声是大雨行进的脚步声。

我在大雨里看望许久,用巴掌接雨,碾磨成汤。好几番回味,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磅礴壮烈的雨,也才知道,雨也是可以给人绝顶惊吓的。

再以后,无数的风雨,也不再有这么天的症候与气势,也不再有这么天的惊吓;再大的雨,也吓不住我了。

大雨下了五个昼夜,武汉变成了汪洋大海,我家也变成了泽国。开始我动用所有容器,到处接漏;很快,接漏变得幼稚可笑;因为家里与户外没有多少区别,屋顶不是漏雨而是下雨,我必须赶紧疏通厨房与卫生间的下水道,以便雨水顺畅地流走;任何对于这房子的抱怨以及对于武汉气候的抱怨,都变得幼稚可笑;现实就是现实,再抱怨,现实还是现实;最要紧的是行动,是要采取应对措施,我得选择雨水稀疏的地方,支起塑料雨棚,抬过床铺,让孩子得以安睡,再让自己得以安睡;人不能睡觉,这才是真正的损失。

大雨过后,我家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隔壁聂文彦家也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我们这栋公寓一楼的饶庆德教授家,也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花桥苑四栋公寓楼的八户顶楼人家,八户一楼人家,一共十六家,家家户户,皆是断壁残墙。居住一楼的人家,惟有张华没有损失,只是一只沙发与一只竹床,被大雨冲到了小区院子门口,两个门卫,一会儿就替她抬回自行车棚了;竹床用毛巾擦一擦,晚上照样睡觉。大家都说:“张华,这次你得了便宜,就不得偷懒,要帮帮大家的忙了。”

张华连忙应承,说:“我帮我帮。”好像她果然得了天大的便宜。

因此我们十六家,顿时都面临了一个室内装修的问题。室内装修是时髦风气,从广东传来,先富起来的一批人,住过了星级酒店,便渴望把自己家

里也变成星级酒店。本来家庭是家庭,酒店是酒店,两者本质上完全不同,没有任何可以类比的地方;但是金钱就是有自己的霸道,广东有钱人就是要这么装修;不幸的是,这股风气还迅速地传染,蔓延到了全国。像我们这样,房子年久失修又被大雨冲坏,想要装修得恢复功能,朴素好用,造价合理,居然没有装修公司理解和接受。大雨来得突然,仅有的几家装修公司又形迹可疑,还一律极不爽利,瞪了眼睛反问:“怎么装?怎么装?”大家便都摸不着头脑了。

雨后天晴,大家三三两两,站在广场上,交流了各家的情况,只听得一片笑骂与叹气。有男人骂:“狗日的这叫下雨?这叫下子弹!”女人们就无可奈何地摇头。忽见一楼饶庆德饶教授跑出家门,面色苍白,仰天长叹一声,便棉条扭扭地瘫在地上;教授夫人赶了出来,惊惶失措抱起丈夫,大叫张华张华。张华应声冲了过去,手脚麻利地张罗,打了120急救电话,急救车便很快赶来,载走了饶教授和夫人。

饶庆德饶教授这一次的损失是最大的,他有着和大家同样的损失,即家具被泡坏、家用电器和寝具全部受潮、墙面千疮百孔;另外还有一桩损失,是别人没有的,那就是,饶庆德教授花了半年时间整理的重要材料全部被浸泡和散失,这就直接导致了他的高血压病发作。

4

饶庆德教授的重要材料,是对于我家八楼邻居王鸿图的揭发与控诉。

去年春天,饶庆德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,致花桥苑全体邻居,塞到每户人家门缝里;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:饶庆德,男,现年五十九岁,国家一级教授,国务院专家津贴享受者,省市社科联理事,家住花桥苑四号楼一楼二号,与该楼八楼二号的王鸿图系同事,同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教书。饶庆德教授几十年如一日,埋头研究与教授社会体制研究,发表专著若干,带出研究生无数,平日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德高望重,与花桥苑邻居们共住三年,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然,王鸿图这个人,当年曾是饶庆德的学生,为了入党和留校,每天都跑到老师家里,买煤炭换煤气修理桌椅板凳,儿子一样孝

敬;其后来如愿以偿地入党、留校,还当了行政科长,立刻就不再跑老师家了。不仅如此,还在学院的几次分配住房中,捣老师的鬼,致使饶庆德教授在三年前才分配到住房,且是最差的楼层:一楼。近年来,眼看知识分子一天天吃香了,王鸿图摇身一变,又做起了教师,并且连连发表论文,破格评上副教授,居然也得到了花桥苑的住房。如今饶庆德教授要揭穿他的:王鸿图所谓的论文,都是从饶庆德教授的学术专著上抄袭与剽窃的,论点一样,论据一样,结论还是一样,只不过加了一些流行与时髦的学术用语。饶庆德教授发现王鸿图的丑恶行径之后,立即向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检举揭发,无奈现在物欲横流,人人都在搞经济赚大钱,根本懒得为学术的清白主持公道。而王鸿图这个跳梁小丑,不仅在学院对饶庆德教授置之不理,最近还在花桥苑小区散布谣言,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;其妻聂文彦,也厚颜无耻,巧言令色,在花桥苑自行车棚等公共场合,恶毒攻击饶庆德教授。饶庆德教授是可忍孰不可忍,今日特向各位邻居坦然告白,以求澄清事实,还个公道。

在公开信的最后,饶庆德教授写道:饶庆德教授坚信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;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;坚信有朝一日,王鸿图必将原形毕露,得到他应得的可耻下场。

我们花桥苑人家,都觉得饶庆德教授的公开信写得好玩。由于自行车棚被饶庆德教授誉为花桥苑的公共场所,大家都来打趣张华。张华只是一无所知的样子,与饶庆德教授和王鸿图聂文彦两家人,都同样热情,一碗水端得很平。也有不认识王鸿图聂文彦夫妇的人,不停询问张华,谁是王鸿图?谁是聂文彦?漂亮不漂亮?至于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,大家倒没有去分辨;现在社会信息量太大,人心野,报纸多,还有互联网,骂人和攻击人的热浪一阵一阵掀起,此起彼伏,无论有道理没有道理,总归都不善。这样的不善之举多了,叫人疲乏与厌恶。我们小区的大家,正是这样的心理与态度,热闹还是喜欢看的,尤其是本小区的邻居,真人就在面前,也还是十分有趣;而去辨清黑白真相,那就无聊了,等于吃饱了撑的。这也就是众人的明智与超然:谁与你去琐琐碎碎?谁与你纠缠不清?原来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浩淼,无论沉渣泛起,还是浪浮尘屑,都是一旋而不见了,依然自清自净。

倒是矛盾公开以后,从此极不自在的人,便是饶庆德教授一家与王鸿图

聂文彦一家了。我隔壁邻居王鸿图聂文彦夫妇，一定要假装不知情的模样，但又每天增添了面部的笑容，特为向众人表示他们的不在乎与清白。饶庆德教授，由于年纪大了，又患有高血压，平日是不骑自行车的；这会儿，又特意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找了出来，修整鼓捣一番，三天两头骑骑，以便自然接近自行车棚；也要把自行车存放在张华那里，也要每月交给张华五元钱保管费；因此就可以亲切问候张华，对胖丫和蔼可亲，还会弓身看看餐桌，也不管餐桌上是什么菜肴，一律都啧啧赞美：“好香好香！”聂文彦居住八楼，饶庆德教授居住一楼，聂文彦上班下班，上楼下楼，必须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。本来不是太注意修饰自己的聂文彦，此后必定打扮停当才出门，皆是时髦且庄重的职业套装，高跟皮鞋，口红胭脂，昂首挺胸，得得迈步，一步一步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，一步也不肯松气。偏是饶庆德教授夫人长相显得比丈夫还要老迈，头发稀稀，眼袋垂垂，颧骨尽是老年斑，衣服也大都捡媳妇的旧，穿在她身上，总是不伦不类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饶庆德教授更加悲愤难诉；他怒而发狠，决心求助法律严惩王鸿图这个市侩小人，便开始夙兴夜寐，埋头整理材料，将王鸿图的论文与自己专著逐字逐句两相比照，再加注释评点与抨击，要铁证如山地证明王鸿图抄袭与剽窃。饶庆德教授花了大半年的心血，写了厚厚一大摞材料，还没有来得及向法院起诉，结果遇上了1995年夏天的泼天大雨，大雨毫不留情地冲进了饶庆德教授家的门窗，毁掉了他书桌上几万字的檄文与匕首。

好在抢救及时，饶庆德教授没有出大的问题，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，精神抖擞地回来了。那天是星期天，人们都在家里。王鸿图聂文彦夫妇伏在自家阳台上。我也伏在自家阳台上。许多人都伏在自家阳台上。饶庆德教授走进花桥苑，走过广场，慈祥地唤一声“胖丫你好啊”，又紧紧握住张华的手，使劲摇，感谢她的救命之恩。饶庆德教授夫人也在一边夹口夹舌，啰里啰嗦，感谢张华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照看他们家门户，每天料理他们家花草。老太婆将一网兜奶粉和水果，送给张华。这是人家看望病人时候送的礼物，奶粉牌子芜杂，水果也干瘪了。张华说：“夫人你不要客气，近邻胜远亲，再说我是一个闲人，也没有帮你们做什么事情，饶教授还需要补养身体。”老太婆坚决不肯，要哭的样子，一番推让，熟透的香蕉也断了根，掉一支地上，不

知被谁踩了，地上狼藉难看。

王鸿图聂文彦夫妇对视一眼，想笑，克制住了，脸上尽量无表情。

最要紧的事情，便是我们十六户人家的集体装修。我们已经委托张华，找了张华以前的熟人，进行集体装修；因为这样，装修材料可以互相取长补短，费用也会大大降低，工期也可以大大缩短，十六户人家又可以团结一致，家家都是监工，便都不是太受累了。张华赶紧征求饶庆德教授夫妇的意见，问他们家是否同意这个方案？张华说她已经代表饶庆德教授家表示同意，因为工程预算要事先做出来；是按十六户人家预算的，为的是预算出来，好让各家各户都掂量一下，看看划算不划算？眼下十五户人家都觉得非常划算，就等着饶庆德教授家作出决定，如果不参加装修，就赶快表态；如果参加装修，就马上在合同上签字；工程亟待开工。饶庆德教授夫妇愣住了。显而易见，从感情上，他们实在接受不了与王鸿图家一起装修。然而，客观上的各种好处与优惠又显而易见，他们也实在无法放弃。

张华见状，乖巧地搭了一个桥，对饶庆德教授夫妇说：“如果你们身体不好，忙不过来，只是看看合同，委托我签字也可以。”

半晌，饶庆德教授才艰难地作出了抉择，他说：“罢了！我们委托你签字吧。”一语既出，饶庆德教授泪下涕零，好不屈辱。

八楼上，王鸿图聂文彦夫妇也愣了。聂文彦转头看我，眼神如被人误会闯了祸的孩童，百口莫辩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爱惜这眼神，望着她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才是一个安慰。人伤人，就怕自私冷酷到铁石心肠疼痛不知，到底还是有那么一刻，可以超越仇恨，懂得感知别人的痛，却也算得人性慈悲了。

转念却又发觉自己还识得人性慈悲，又是一喜；1995年夏天的这场大雨啊！

5

我们花桥苑十六户人家的装修，如期开工。张华是我们的总设计师。

一切都是机缘巧合。正当我们接洽不到装修公司的时候，张华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熟人，与她故去的丈夫，原是市建筑公司的同事。两人立在街头

聊起来,熟人早已经离开建筑公司,自己在做装修公司,并掏出一张名片给张华,上面写的是某某装修公司总经理,电话、传真、手机号码,一应俱全,名头堂皇响亮。张华多了一个心眼,询问:“你有什么装修业绩?”熟人说:“我怎么没有?说出来要吓死你。”熟人拉她走了几步,给她指新建的报社大楼,电视台大楼,银行大楼,这幢楼造价多少,那幢楼用的是哪国进口的玻璃幕墙,他都了如指掌,因为都是他做的室内装修啊!张华再问:“你愿意不愿意做小生意?简单的家庭装修。”熟人说:做啊!为什么不做呢?他现在有很好的队伍,也有很好的装修业绩,但是老百姓对他公司却知道得不多,因此他现在关键是做人气和口碑,不做家装,哪里有人气和口碑?其实做家装并不赚钱,也不会考虑赚钱,主要做质量和信誉,做广告。张华这才告诉熟人,说我们花桥苑有十六家想联合起来,一起装修。熟人说:太好了!你们真是太聪明了!熟人说:如果真的是你介绍的业务,价格上还可以优惠。两人越谈越合拍,干脆就一起来到了我们花桥苑。张华把大家叫了出来,与装修经理见面。就在自行车棚,装修经理与我们又说了一遍质量信誉人气口碑之类的话,当下众人相谈甚欢。装修经理又主动提出到每家每户看看房子损坏的程度,一口气上上下下,爬了四个八层楼,衣服后背湿透了也不顾,只顾为家家户户提了建议,所有建议,皆是又专业又实惠又体贴,让我们感到,我们十六家一起集体装修,就如批发价买大宗昂贵商品,低廉得卖方几乎要赔本了。张华欢欢地跟在后面,因是她的熟人,脸面很有光彩,竟比我们大家还要兴奋,这么设想,那么设想,向装修经理提出这种要求那种要求,装修经理一一地答应,并且显得很怕张华,向我们告白道:张华太精明了,什么事情一点瞒不过她的;他认识张华十几年了,当年做姑娘,与她丈夫谈恋爱,天天都来建筑公司,就看中她的精明,想追求她却又没有这个胆子;你们看,我们建筑公司,前前后后,因公死了多少工人,就是张华把她丈夫跑成了烈士。

张华说:“胡说。我们本来就是烈士!”

大家哄然一笑。说话说到这里,时间是吃晚饭的时间了,气氛也是一起吃饭的气氛了,装修经理一定要请大家吃饭。大家婉言谢绝。装修经理说:“装修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事情,一边吃饭还可以一边继续谈谈。”大家一听又觉得有道理。张华自然是积极要求大家一起吃饭,她俨然已经身负重任

了。于是,很快就签订了装修合同。

开工了,头三天热火朝天,携带各种家伙的工人,在我们花桥苑进进出出,敲敲打打,从日出忙乎到日落;经理急急要钱款,说是好让他及时购买装修材料,我们大家立刻付钱。然后,经理不再出现,接着,许多工人也不再出现。我们拔腿就跑自行车棚,急急向张华投诉,说:总设计师,我们家木匠今天没有来;我们家管工没有来;我们家电工没有来;等等。张华二话没有,抓起电话就打给经理。头一次电话,经理万分歉意,说是他老娘突然脑中风,现在正在医院抢救,他就守候在他老娘身边,心里乱得一塌糊涂。经理这么一说,我们再也不便说什么,也就算了。第二次电话,经理焦急地说他手机没有电了,便关了手机,再也找不到人。再一次电话,经理还是在医院照顾他的老娘,他老娘却是去年突然脑中风,住院一年了,久病无孝子,身边无人,他得照顾她。我们家家户户墙壁凿开,正在布线;地上挖开,正在埋水管;却再没有工人按时上班,工地上一片混乱。电话打得多了,前言不搭后语,谎言就露出来了。原来所谓装修公司,也还是皮包公司,只是停留在名片上的。泥工、电工、木匠等各种工人,皆都经理临时召集组合,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。我们这里,好多农民工嫌经理太过奸诈,拖欠和克扣工钱,就随时跳了槽,去做另外的活去了。

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,再没有什么设计师出现,所谓电脑出的设计图,被农民工扔在屋子里当废纸一样。我们责问他们。大多数农民工埋头不睬。有喜欢说话的农民工便忍不住说了:这是什么图?哄你们的啊,就在路边打字店随便出的图啊,都知道你们城里人好时髦,讲档次,就拿什么电脑设计图哄你们,其实你们这就是修理房屋嘛。又说:我们做自己的手艺,是不要看图的,也看不懂这鸟图。我们设想我们的房屋,应该是有统一的风格,细节上有和谐的搭配,等等。农民工说:鸟!然后,现场工头又赊账拖欠工钱,工人立刻偷工减料,消极怠工,与工头相骂争吵,颈脖上的血管怒张好像可以随时破裂,使用他们的家乡话,我们都听不懂;寡言少语的农民工,摇身一变,好像顷刻变成了一堆上海人,又好像变成一堆洋人,叽里咕噜,话多得又快又急,我们在一旁干着急;最恐怖的,是当场砸掉正在做的护墙板,背起工具走人。兴高采烈以为用批发价买了贵东西的我们,在大雨之后,重又

沦为灾区。我们楼上楼下地乱跑,个个成了没头的苍蝇。我的身体本来不健壮,自然是焦头烂额,口角赤红,寝食不安,感冒连绵,衣着打扮一概懈怠,简直就没有个人模样了。

张华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成这个样子;成天皱着眉,苦着脸,每家每户安抚道歉。她与经理跳脚争吵,说:“你怎么是这种人!我再也不相信你了!”

经理哪里怕这样的威胁,嬉笑着说:“嫂子啊,装修都是这样的啊!这些农民工素质太差了,只认钱不认人,叫我有什么办法?”

张华说:“你不能不找这些农民工?”

经理说:“不找农民工找谁?现在城市里的人,谁还吃得这种苦?”

泥工做地面瓷砖,忘记塞住地漏;待我们发现,又要敲掉瓷砖;则水泥、瓷砖、工钱等等,又得支付一次。我们找张华,张华再找经理,便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嚣了:“伙计啊!你别忘了是有合同的啊,我们要去法院告你!”

经理起初还勉强承受,到了被张华指上鼻子指上脸,腾地叉了腰,说:“好吧好吧,去告吧。我好怕。我的卵蛋都已经吓破了。”

张华说:“你这个婊子养的东西!”

张华到底是女人,粗话说不过男人;便拔脚跑回自行车棚,一屁股坐下,想想,觉得她从热心快肠做好事开始,落得现在是一身狗屎一身腥,也不知道怎么收场,便举了巴掌,把自己脸一打,嗷嗷地哭了。我们又只好赶紧宽慰张华。自然也有人,不愿意安慰张华,气鼓鼓地离开自行车棚,还留下带刺的话,说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得了好处,才鼓捣了这么一个拆烂污的装修公司。张华又只好打自己的脸,打得面红耳赤,哭得肠断气绝。

好在时间就是时间,它总是不会停顿。自行车棚里挂着一只圆型的石英钟,不管人间多少事,也不管张华怎样痛哭流涕,它从容不迫地走着,走着,这是一种铁定;装修工程,却也随着铁定的时间,在这乱七八糟的混战之中,渐渐完工。

电工做完了活,拿了钱,走了。管道工做完了活,拿了钱,走了。泥工做完了活,拿了钱,走了。木工的活路多一些,要做的长一点,长长短短,也是陆陆续续地走了。最后是油漆工,在日日的抱怨与争吵中,也还是要走的。